

## 三彩风·专栏

【凌秀生活】



■ 梁凌

喜读书,爱思考,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,一边阅读,偶尔作文养心,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初春时节,一家商场把墙粉刷成了翠绿色,上面有几个大字——春上市!

春天也能上市?

那是一家百货商场,我知道商家的意思是“春装上市”,但为什么偏偏漏了一个“装”字呢?这就是商家的高明之处,这个字漏得太有诗意了!

继续向前走,在西苑路上,我看到一家超市,它叫“春天超市”。它以前叫“联华超市”,难道是春天来了,它激动得连名字也改了?

【信马由缰】



■ 马继远

70后,洛阳土生土长,现在深圳谋职,闲时鼓捣散文,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。

春天来了,你若问我,南国的春天是什么样子?我得先道个歉,因为我曾多次提到“南方四季如春”,却没有向你描述这里的春天是什么样子。现在,趁着眼前正有春景在,我介绍一下,以弥补我此前的疏忽。

我曾多年居住在洛阳,已经习惯了从一棵新芽、一片绿叶中感受春的萌动。在南方,春天却不是这样的。南国的春天,常见的倒是一种“春风扫绿叶”的反常景象。

南国的树木,四季常绿的居

## 一斛春

“春上市”了,然后诞生了“春天超市”,无数个春天的物件,都要在这里出售吗?春天的“场子”那么大,铺天盖地,这一家小小的超市又如何摆得开?

还有,那么多东西拿什么来称量?那么多的鲜花,是按枝卖,还是按朵卖?天上飞着的燕子,是按行卖,还是按只卖?还有那一池池春水,一棵棵柳树,成片的绒绒生长着的绿,那十里桃花,那万家酒店,那牛毛花针似的杏花雨,那满地的芦芽,那肥肥的河豚……数不清,实在数不清,拿什么来称量它们呢?能不能叫它们一斛(hú)春?

有一年冬天,我和文友们在—一个牡丹园里采风,看到门楣上“—斛春”三个大字,我和一名老作家站在那里发呆,不停地念叨着“—斛春,呵,—斛春……”这并不是它的创意,它可能来自元代诗人李孝光的《牡丹》诗的后几句:“天上有香能盖世,国中无色可为邻。名花也自难培植,合费天工万斛春。”

也可能来自清代画家李方膺的《冰骨玉神图》上的题诗:“洗净铅华不染尘,冰为骨骼玉为神,悬知天上琼楼月,点缀江南万斛春。”

原来,春是可以被称量的,古代人爱用斛来称量,所以有“万斛春”之说。古代一斛为十斗,或者五斗,那么大的春天,量不过来,索性

性笼统地说“万斛春”。

这个牡丹园就像一个大“斛”,4月繁花似锦,无数朵紫的、红的、粉的、绿的、黄的花朵,都在这个“斛”里绽放,于是,有人灵机一动,叫它“—斛春”。

不仅这个牡丹园,这四合的天地之间,是不是也可以将其想象成一只大斛?春来了,所有的叶和花,所有的水和土,所有的云和雾,所有的鸟和兽,所有的鱼和虫,甚至我和你,都在这只大“斛”里,上帝提着—我们,会不会也兴致勃勃地叫它“—斛春”?

好了,现在我们有—了“斛”,那么,春天果然可以“上市”了,它可以—斛—斛地卖。在春天的超市里,你可以买—斛花、—斛叶、—斛燕子、—斛草。亲爱的,你要几斛?

可是,这些东西要多少钱卖给你才合适?要知道,那些花经历了一冬甚至一年的等待,那些燕子辛辛苦苦飞翔了几千里,那些春草在冰冷的土里压抑了无数个日夜……这些,要如何定价才公道?

其实不能定价,世间最好的东西,统统不用花钱买,如清风,如明月。春天也不用花钱买,它是免费的,它只给那些热爱它的人,给那些有准备的眼睛,期待的鼻子,敏锐的耳朵,欣喜的心灵。亲爱的,你准备好了吗?

【青墨红尘】



■ 李青

专职编辑,业余写作,中篇小说《谁都救不了你》曾获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冠军。伪装的“情感专家”,著有《读懂老婆,做好老公》《读懂老公,做好老婆》。

## 第一批独生子

时间过得真快,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都陆续成为父母,并且可以生二胎了。家里人很关注这项政策,因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我侄子,就属于第一批独生子,但他连第一胎都犹豫不决不想要。

我哥哥有一项本领,无论多调皮的小孩,到了他手里都会变得服服帖帖。只有一个例外,就是他的儿子,也就是我侄子。我们曾经在一起总结这个教训,归结为三个字:心太软。

我哥嫂生活一直不太如意,说起他们这些50后,真的没被时代善待过,混得好的不是没有,但大多数都和我哥嫂一样,除吃饱穿暖外,经济上不能为孩子提供更多。比如侄子当时一直想要一辆山地车,就没能如愿。也许因为有了这种亏欠感,父母对他的管教该严的时候,却狠不下心来。

侄子从小贪玩,三岁在幼儿园,老师带他们到公园春游,他离开队伍跑得老远,害得老师到处找他。我一直认为侄子很有灵气,只是没人好好引导他,上小学时,有一次他写去郊外钓虾的事儿:“我坐在水边,感到很快活,快乐得都忘了我是来钓虾的。”我觉得对一个小学生来说,能写出这样的话来,已经很不错了。

当时有一种叫“和路雪”的冰激凌刚刚进入市场,侄子要我请他吃最贵的那一种。在冷饮摊前,他指着广告牌上其他几种便宜一点儿的冰激凌,告诉我这些他都吃过,我问他从哪儿弄钱买这些东西,他说才两块钱一支,又不贵。

我说:“你妈坐公共汽车,几毛钱还要算来算去呢!”他一听就不吭声了。这就是生在消费时代的小孩子,与吃尽苦头的上一代人,很多时候都难以沟通。

侄子十五六岁时,有一次从家里出走,在外面打了几天工。父母快急疯的时候,他一身疲惫地回来了。他说他就是想看看自己离开家里还能不能生存,让人哭笑不得。

侄子毕业后找到一份工作,顶头上司比他大不了几岁,两人的关系却怎么也搞不好。侄子干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——他在下班后堵住他的顶头上司,要和那人开诚布公地谈一谈。他以为朋友之间闹了矛盾,坦诚地谈谈就能解决问题,结果他丢了工作。

侄子不算特殊,他有着他们这一代人的很多共性。现在,这批独生子女已经开始为人父母,并且有一些还会成为两个孩子的家长,与他们的前辈人相比,他们会碰到更多的机遇与诱惑,挑战与陷阱。我祝他们好运,并祝他们的孩子有着比他们更加开放、自由和宽容的社会环境,时代的进步就是通过一代一代人的进步体现出来的。

## 南国春

多。树木和人一样,也要新陈代谢,不时有新芽发出,老叶飘落。对于常绿树木,叶子少了或多了,绿色都在那里,不增不减。新老树叶的变化太细微,人们根本不会过多地去关注它。

到了春天,情况就大不同了。一阵春风吹,一场春雨飘,落叶榕碧绿的叶子、雨伞树青中带黄的叶子,都像雨点般落地。只三两天光景,树下便满是绿叶。原本葱茏的树木,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枝丫。

在春天轰轰烈烈“更衣”的树木虽不多,但在郁郁葱葱的绿树衬托下,它们显得颇为扎眼。

除了绿色,你可能想象不到,南国有些树木,像大叶紫薇,春天时,树叶竟然是秋枫一样的红色。尽管叶子稀疏,红得也不纯正,夹杂着黄、紫、褐色的斑点,可在绿树主导的春天里,这已经算难得了。在深圳莲花山公园里,有一片叫五色林的小树林,其中就有一排这样的红叶树,在春天里向人们讲述着别样的秋日况味。

南国的春天,花的品种相当多,簕(lè)杜鹃、毛杜鹃、红绒花等都开得火热灿烂,鸳鸯茉莉、四季桂芳香扑鼻,紫荆花开得满树妖娆。对于这些花,我已经彻底

搞不清它们的花期是什么时候。它们似乎在一年四季里不断地开,春天对于它们,只是开得更加热烈一些而已。

最让我觉得奇怪的,是“花叶不相见”的木棉树。一般人会认为,同地段的同种花,花期应该差不多。可在这里,距离很近的木棉树,有些已经红花挂枝头,有些枝头光秃秃,呆头呆脑地还在发愣,有些仍稀稀拉拉地挂着去年留下的青黄色叶子。木棉树开花进程的差异,作为外行人,我除了推测它们可能品种不一,就只能用个性来解释了,春天尚无法统一它们的步伐。

再来说说桃花。阳春三月,我以为在莲花山北麓那片桃花林里,正漫天花海,蜂飞蝶舞,便打电话约朋友去看。朋友笑道,在春节前桃花的花苞都已出来了,现在早开过了,现在很多人看桃花,都选择广东北面的清远、韶关等地。我有点儿怅然,看来在南国看桃花,只有等明年了。

看到这里,你是否觉得,南国的春天秩序有些混乱?我也有这种感觉。在四季如春的南国,要把春天说清楚,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